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齊書 序 目録

卷一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鏞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舉人臣吴壽朋

南齊書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為十志沈約又為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别為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叙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

有殊功韙德非常之跡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嵬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甞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為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二典者推而明之

所記者豈獨其跡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葢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為史者去之逺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没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絶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

區撥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跡興廢之端又創已意以為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為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儁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

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為也予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跡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

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臣恂臣寶臣臣穆臣藻臣洙臣覺臣彥若臣鞏謹敘目錄昧死上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一

南齊書目錄　　正史類

梁　蕭子顯　撰

凡五十九卷

本紀八卷

志十一卷

列傳四十卷

南齊書卷一

南齊書卷四

本紀第四

鬱林王諱昭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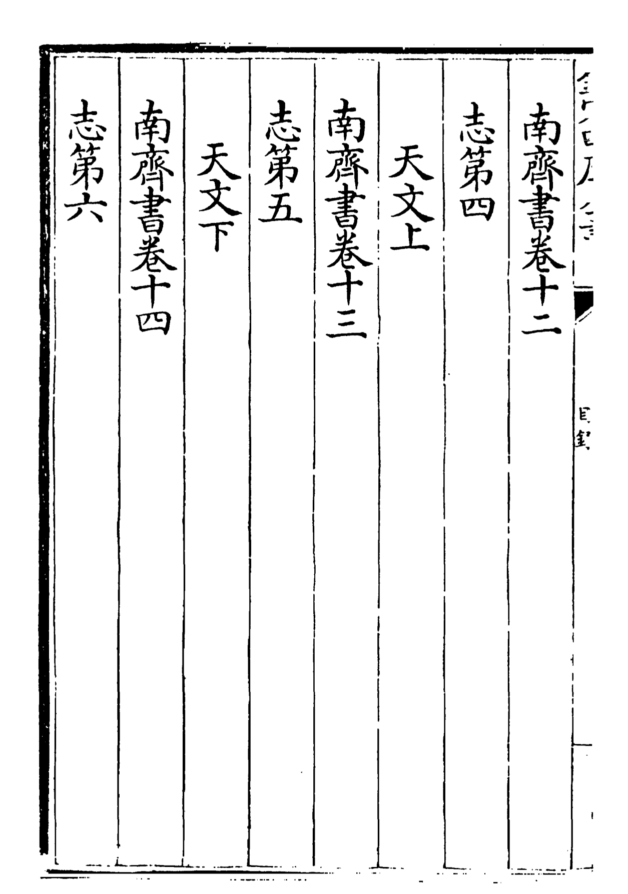
南齊書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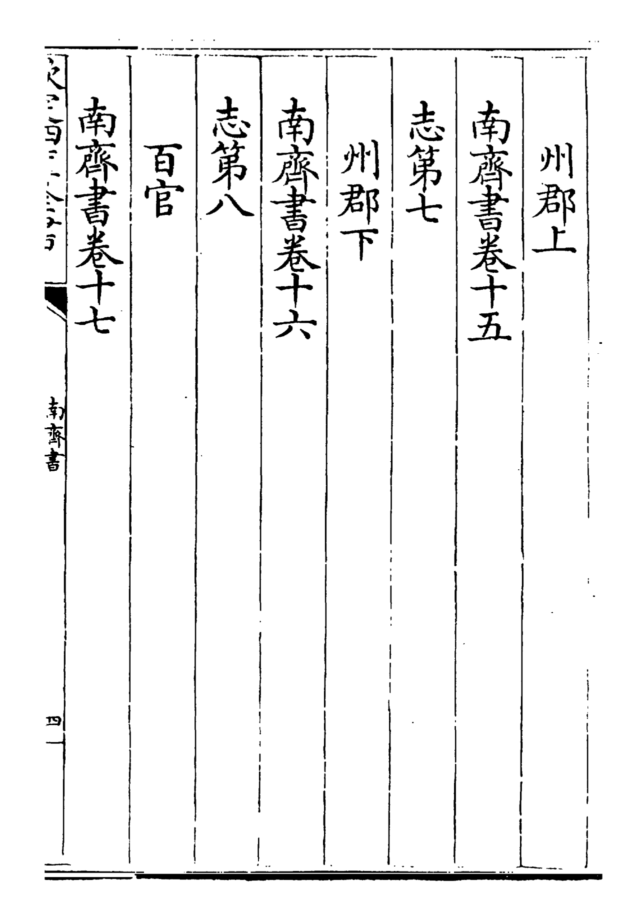
本紀第五

海陵王諱昭文

南齊書卷六

本紀第六





南齊書卷二十

列傳第一

皇后

褚淵 淵弟澄 徐嗣　王儉

南齊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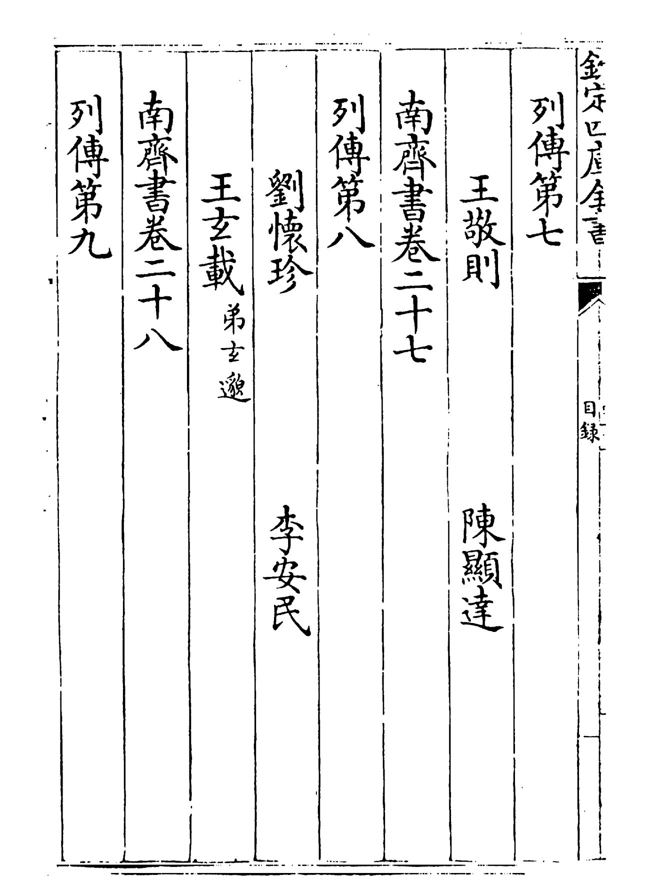
柳世隆　張瓌

南齊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六

垣崇祖　張敬兒

南齊書卷二十六



王琨　張岱

褚炫　何戢

王延之　阮韜

南齊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十四

王僧虔　張緒

南齊書卷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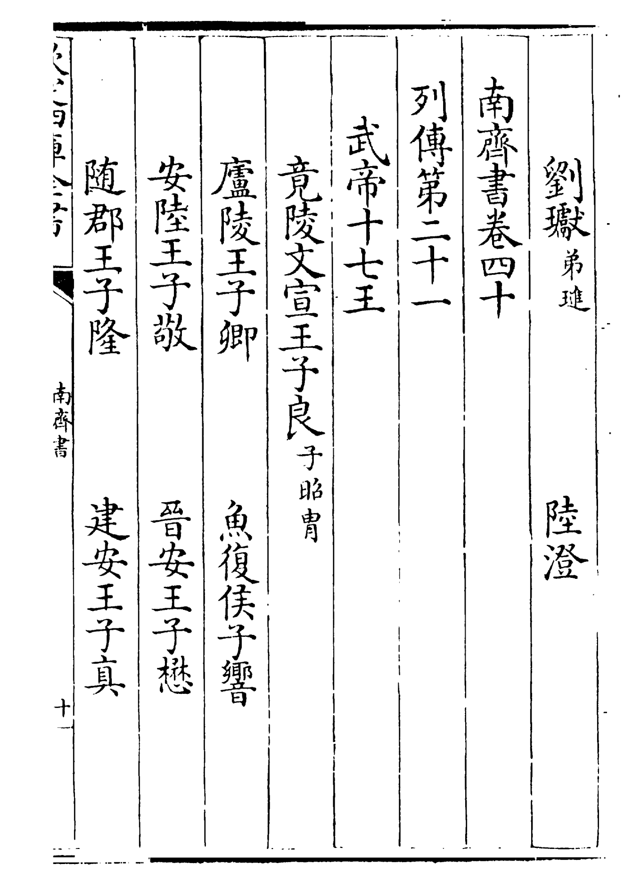
列傳第十五

南齊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十六

高祖十二王

鄱陽王鏘　桂陽王鑠
始興簡王鑑　江夏王鋒
南平王銳　宜都王鏗
晉熙王銶　河東王鉉
南齊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十七
謝超宗　劉詳
南齊書卷三十七



劉瓛 弟璡　陸澄

南齊書卷四十

列傳第二十一

武帝十七王

竟陵文宣王子良 子昭冑

廬陵王子卿　魚復侯子響

安陸王子敬　晉安王子懋

隨郡王子隆　建安王子真

南齊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二十三

王晏　蕭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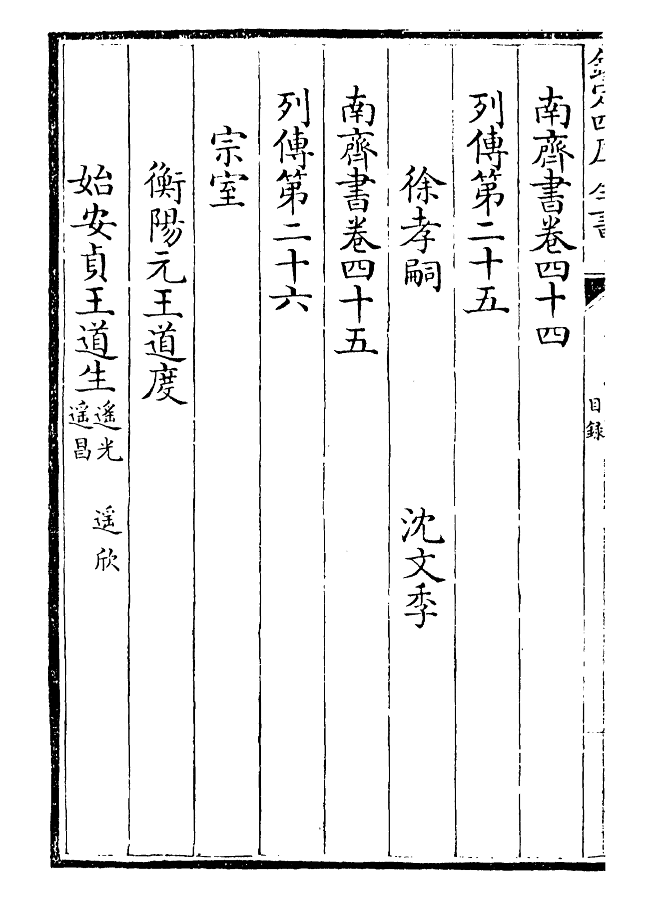
蕭坦之　江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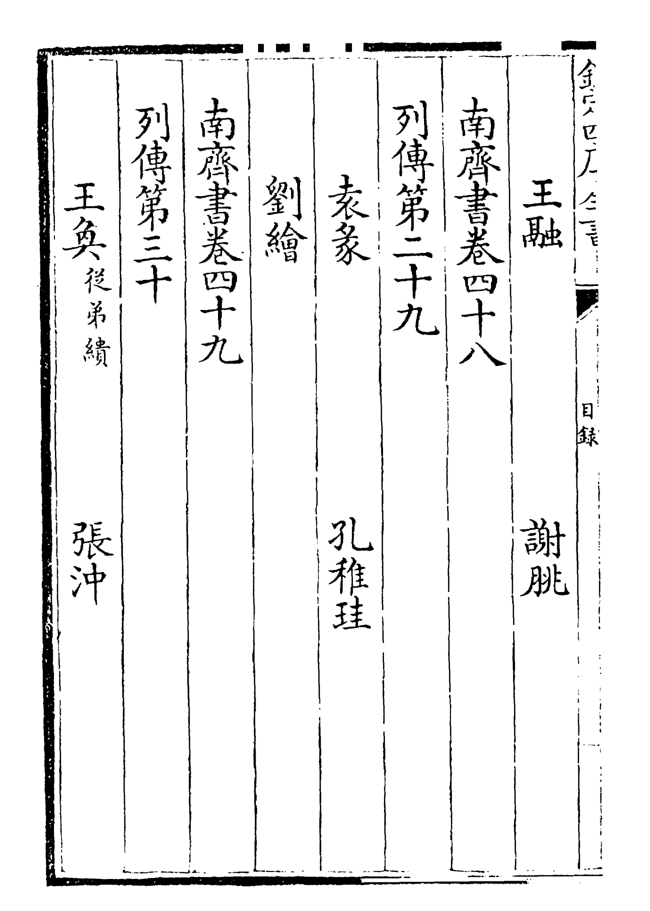
南齊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二十四

江斆　何昌寓

謝瀹　王思遠





南齊書卷五十

列傳第三十一

文二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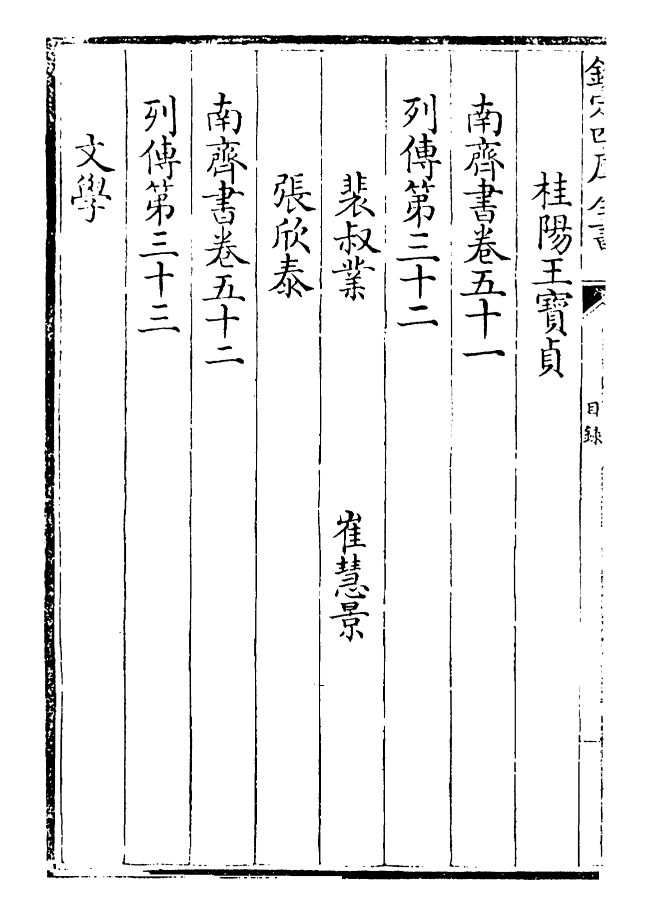
巴陵王昭秀　桂陽王昭粲

明七王

巴陵隱王寶義　江夏王寶玄

廬陵王寶源　鄱陽王寶寅

邵陵王寶攸　晉熙王寶嵩



丘靈鞠　檀超

卞彬　丘巨源

王智深　陸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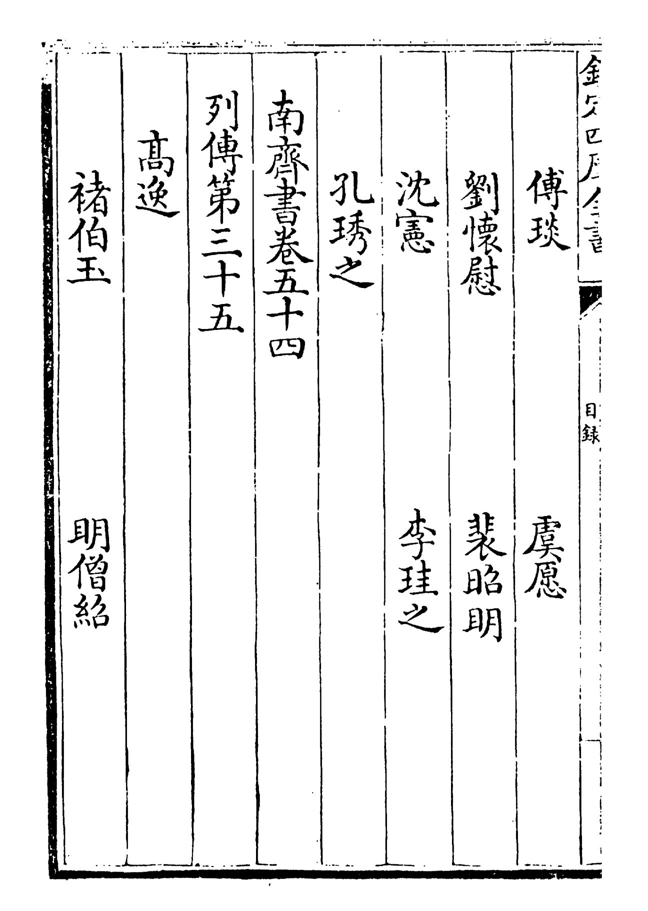
崔慰祖　王逡之

祖沖之　賈淵

南齊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三十四

良政



南齊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三十五

顧歡　臧榮緒
何求　劉虯
庾易　宗測
杜京產　沈驎士
吳苞　徐伯珍

南齊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三十六

孝義

南齊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三十七

倖臣

紀僧真　劉係宗

茹法亮　呂文顯

呂文度

南齊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三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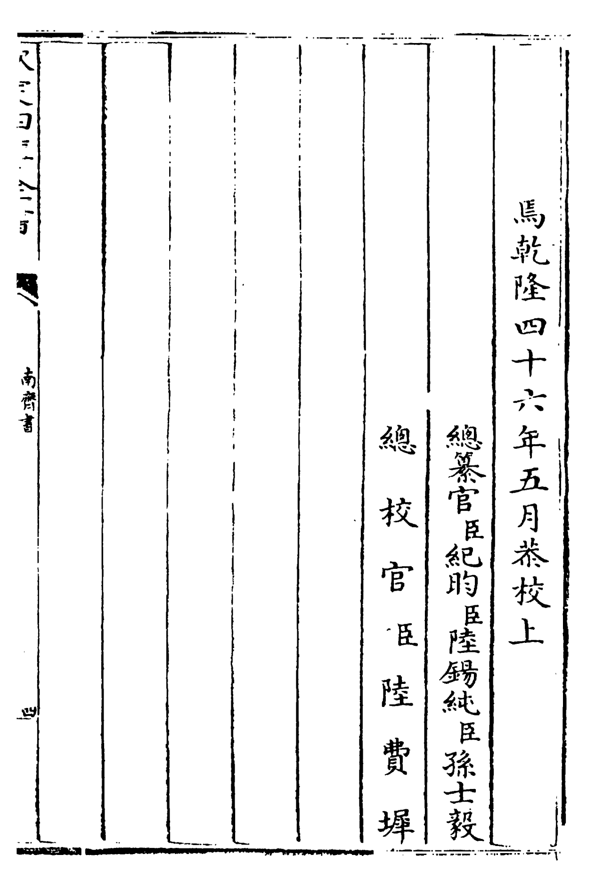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南齊書五十九卷梁蕭子顯撰子

顯事蹟附載梁書蕭子恪傳章俊卿山堂考索引館閣書目云南齊書本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亡其一劉知幾史通曾鞏叙録則皆云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為五十九卷不言其有闕佚然梁書及南史子顯本傳實俱作六十卷則館閣書目不為無據考南史載子顯自序似是據其叙傳之詞又晁公武讀書志載其進書表云天文事秘户口不知不

敢私載疑原書六十卷為子顯叙傳末附以表與李延壽北史例同至唐已佚其叙傳而其表至宋猶存今又併其表佚之故較本傳闕一卷也又史通序例篇謂令升先覺遠述卯明史例中興於是為盛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録雖以序為名其實例也子顯雖文傷蹇躓而義甚優長為序例之美者今考此書良政高逸孝義倖臣諸傳皆有序而文學傳

獨無序殆亦宋以後所殘闕歟齊高好用圖讖梁武崇尚釋氏故子顯於高帝紀卷一引太乙九宮占祥瑞志附會緯書高逸傳論推闡禪理葢牽於時尚未能釐正又如高帝紀載王藴之撫刀袁粲之郊飲連綴瑣事殊乖紀體至列傳尤為冗襍然如紀建元創業諸事載沈攸之書於張敬兒傳述顏靈寶語於王敬則傳直書無隱尚不失是非之公高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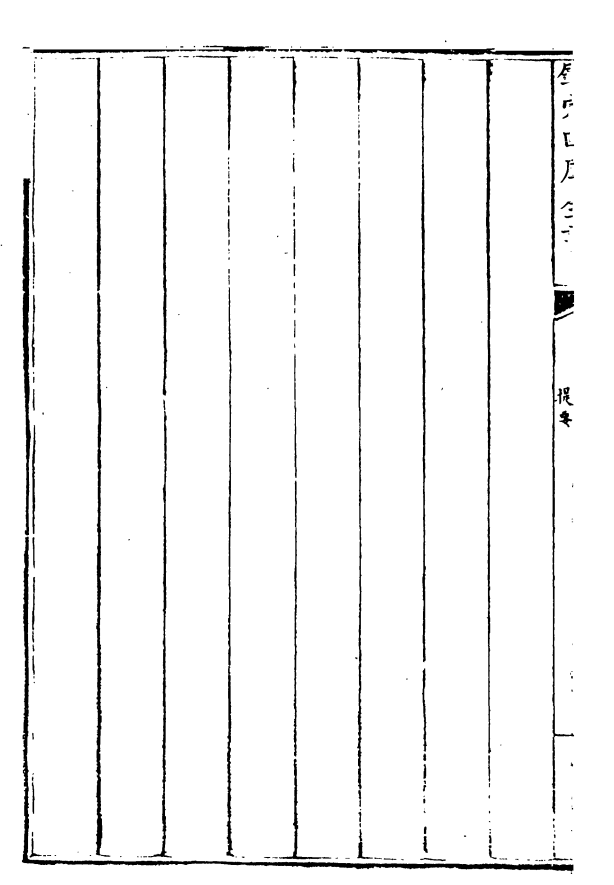
二王傳引陳思之表曹冏之論感懷宗國有史家言外之意焉未嘗無可節取也自李延壽之史盛行此書誦習者尠日就訛脱州郡志及桂陽王傳中均有闕文無從補正其餘字句舛誤如謝莊傳南史作諂從越舊此書作越州崔懷慎傳南史作臣子兩遂此書作兩節者又不可勝乙今裒合諸本參核異同正其灼然可知者其或無考則從闕疑之義



馬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南齊書卷一

梁　蕭　子　顯　撰

本紀第一

高帝上

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姓蕭氏小諱鬬將漢相國蕭何二十四世孫也何子酇定侯延生侍中彪彪生公府掾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御史大夫望之望之生光

祿大夫育育生御史中丞紹紹生光祿勳閎閎生濟陰太守闡闡生吳郡太守永永生中山相苞苞生博士周周生蛇丘長矯矯生州從事逵逵生孝廉休休生廣陵府丞豹豹生太中大夫裔裔生淮陰令整整生即丘令儁儁生輔國叅軍樂子宋昇明二年九月贈太常生皇考蕭何居沛侍中彪免官居東海蘭陵縣中都鄉中都里晉元康元年分東海為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整字公齊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寓居江左者皆僑

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為南蘭陵人也皇考諱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宗人丹陽尹摹之北兗州刺史源之竝見知重初為建威府叅軍義熙中蜀賊譙縱初平皇考遷揚武將軍安固汶山二郡太守善於綏撫元嘉初徙為武烈將軍濟南太守七年右將軍到彥之北伐大敗虜乘勝破青部諸郡國別帥安平公乙旃眷寇濟南皇考率數百人拒戰退之虜衆大集皇考使偃兵開城門衆諫曰賊衆我寡何輕敵之甚皇考曰

今日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惟當見
强待之耳虜疑有伏兵遂引去青州刺史蕭思話欲委
鎮保險皇考固諫不從思話失據潰走明年征南大將
軍檀道濟於壽張轉戰班師滑臺陷沒兖州刺史竺靈
秀抵罪宋文帝以皇考有全城之功手書與都督長沙
王義欣曰承之理民直亦不在武幹後今擬為兖州刺
史檀征南詳之皇考與道濟無素故事遂寢還輔國鎮
北中兵叅軍員外郎十年蕭思話為梁州刺史皇考為

其橫野府司馬漢中太守氐帥楊難當寇漢川梁州刺史甄法護棄城走思話至襄陽不進皇考輕軍前行攻氐偽魏興太守薛健於黄金山尅之黄金山張魯舊戍南接漢川北枕驛道險固之極健既潰散皇考即據之氐偽梁秦二州刺史趙温先據州城聞皇考至退據小城薛健退屯下桃城立柴營皇考引軍與對壘相去二里健與偽馮翊太守蒲早子悉力出戰皇考大破之健等閉營自守不敢出思話繼至賊乃稍退皇考進至峨

公山為左衛將軍沙州刺史呂平大衆所圍積日建武
將軍蕭汪之平西督護段虯等至表裏奮擊大破之難
當又遣息和領步騎萬餘人夾漢水兩岸援趙温攻逼
皇考相拒四十餘日賊皆衣犀甲刀箭不能傷皇考命
軍中斷槊長數尺以大斧搥其後賊不能當乃焚營退
皇考追至南城衆軍自後而進連戰皆捷梁州平詔曰
承之禀命先驅蒙險深入全軍屢剋奮其忠果可龍驤
將軍隨府轉寧朔司馬太守如故入為太子屯騎校尉

文帝以平氏之勞青州缺將欲授用彭城王義康秉政
皇考不附乃轉為江夏王司徒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南
泰山太守封晉興縣五等男邑三百四十戸遷右軍將
軍元嘉二十四年殂年六十四梁士民思之於峨公山
立廟祭祀昇明二年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太祖
以元嘉四年丁卯歲生姿表英異龍顙鍾聲鱗文徧體
儒士雷次宗立學於鷄籠山太祖年十三受業治禮及
左氏春秋十七年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被黜鎮豫章

皇考領兵防守太祖舍業南行十九年竟陵蠻動文帝遣太祖領偏軍討沔北蠻二十一年伐索虜至丘檻山並破走二十三年雍州刺史蕭思話鎮襄陽啓太祖自隨戍沔北討樊鄧諸山蠻破其聚落初為左軍中兵參軍二十七年索虜圍汝南戍主陳憲臺遣寧朔將軍臧質安蠻司馬劉康祖救之文帝使太祖宣旨授節度閒虜主拓跋燾向彭城質等田軍救援至盱眙太祖與質別軍主胡宗之等五軍步騎數千人前驅燾已濳過淮

卒相遇於莵山下合戰敗績緣淮奔退宗之等皆陷没太祖還就質固守為虜所攻圍甚危急事寧還京師二十九年領偏軍征仇池梁州西界舊有武興戍晉隆安中没屬氐武興西北有蘭臯戍去仇池二百里太祖擊二壘皆破之遂從谷口入關未至長安八十里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汪助太祖攻談堤城拔之虜偽河間公奔走虜救兵至太祖軍力疲少又聞文帝崩乃燒城還南鄭襲爵晉興縣五等男孝建初除江夏王大司

馬叅軍隨府轉太宰遷員外郎直閤中書舍人西陵王
撫軍叅軍建康令新安王子鸞有盛寵簡選僚佐為北
軍中郎中兵叅軍陳太后憂起為武烈將軍復為建康
令中兵如故景和世除後軍將軍值明帝立為右軍將
軍時四方反叛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及東諸郡皆起
兵明帝加太祖輔國將軍率衆東討至晉陵與賊前鋒
將程桿孫曇瓘等戰一日破賊十二壘分軍定諸縣晉
陵太守袁摽棄城走東境諸城相繼奔散徐州刺史薛

安都反彭城從子索兒寇淮陰山陽太守程天祚舉城
叛徐州刺史申令孫又降徵太祖討之時太祖平東賊
還又將南討出次新亭前軍已濟而索兒自睢陵渡淮
馬步萬餘人擊殺臺軍主孫耿縱兵逼前軍張永營告
急明帝聞賊渡遽追太祖往救之屯破釜索兒向鍾離
永遣寧朔將軍王寬據盱眙遏其歸路索兒擊破臺軍
主高道慶走之於石鼈將西歸王寬與軍主任農夫先
據白鵠澗張永遣太祖馳督寬索兒東要擊太祖使不

得前太祖鼓行結陣直入寬壘索兒望見不敢廢經數日索兒引軍頓石梁太祖追之至葛家候騎還云賊至太祖乃頓軍引管分兩馬軍夾營外以待之俄頃賊馬步奄至又推火車數道攻戰相持移日乃出輕兵攻賊西使馬軍合擊其後賊衆大敗追奔獲其器仗進屯石梁澗北索兒夜遣千人来斫營營中驚太祖卧不起宣令左右案部不得動須臾賊散太祖議欲於石梁西南高地築壘通南道斷賊走路索兒果来爭之太祖率軍

擊破之賊馬自相踐藉死索兒走向鍾離太祖追至黯

黯而還除驍騎將軍封西陽縣侯邑六百戶遷巴陵王

衛軍司馬隨鎮會稽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遣臨川内

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臺軍主沈思仁與偽龍驤

將軍任皇鎮西叅軍劉越緒各據險相守明帝遣太祖

領三千人討之時朝廷器甲皆充南討太祖軍容寡闕

乃編椶皮為馬具裝析竹為寄生夜舉火進軍賊望見

恐懼未戰而走還除桂陽王征北司馬南東海太守行

南徐州事初明帝遣張永沈攸之以衆喻降薛安都謂
太祖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為何如太祖對曰安都
才識不足狡猾有餘若長轡緩御則必遣子入朝今以
兵逼之彼將懼而為計恐非國之利也帝曰衆軍猛鋭
何往不剋卿每杖策幸勿多言安都見兵至果引索虜
永等敗於彭城淮南孤弱以太祖為假冠軍將軍持節
都督北討前鋒諸軍事鎮淮陰泰始三年沈攸之吳喜
北敗於睢口諸城戍大小悉奔歸虜遂進至淮北圍角

城戍主賈法度力弱不敵諸將勸太祖渡岍救之太祖不許遣軍主高道慶將數百張弩浮艦淮中遥射城外虜弩一𤼵數百箭俱去虜騎相引避之乃命進戰城圍即解還督南兖徐二州諸軍事南兖州刺史持節假冠軍督北討如故五年進督兖青冀三州六年除黄門侍郎領越騎校尉不拜復授冠軍將軍留本任明帝常嫌太祖非人臣相而民間流言云蕭道成當為天子明帝愈以為疑遣冠軍將軍呉喜以三千人北使令喜留軍

破釜自持銀壺酒封賜太祖太祖戎衣出門迎即酌飲之喜還帝意乃悦七年徵還京師部下勸勿就徵太祖曰諸卿闇於見事主上自誅諸弟為太子稚弱作萬歲後計何關佗族惟應速發事緩必見疑今骨肉相害自非靈長之運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時世祖以功當別封贛縣太祖以一門二封固辭不受詔許之食邑二百戶明帝崩遺詔為右衛將軍領衛尉加兵五百人與尚書令袁粲護軍褚淵領

軍劉動共掌機事又別領東北選事尋解衛尉加侍中
領石頭戍軍事明帝誅戮蕃戚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
以人凡獲全及蒼梧王立更有窺伺覬望密與左右閣
人於後堂習馳馬招聚士衆元徽二年五月舉兵於尋
陽收略官民數日得士衆二萬人騎五百匹發盆口悉
乘商旅船艦大雷戍主杜道欣鵲頭戍主劉㣼期告變
朝廷惶駭太祖與護軍褚淵征北張永領軍劉勔僕射
劉秉遊擊將軍戴明寶驍騎將軍阮佃夫右軍將軍王

道隆中書舍人孫千齡員外郎楊運長集中書省計議莫有言者太祖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於覆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術不宜念遠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宫掖東府石頭以待賊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征北可以見甲守白下中堂舊是置兵地領軍宜屯宣陽門為諸軍節度諸貴安坐殿中右軍諸人不須競出我自前驅破賊必矣因

索筆下議竝注同中書舍人孫千齡與休範有密契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魯顯間右衛若不出白下則應進頓南州太祖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常日乃可屈曲相從今不得也座起太祖顧謂劉勔曰領軍已同鄙議不可改易乃單車白服出新亭加太祖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平南將軍加鼓吹一部治新亭城壘未畢賊前軍已至太祖方解衣高卧以安衆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寧朔

將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達員外郎王敬則浮舸與賊水戰自新林至赤岓大破之燒其船艦死傷甚衆賊步上新林太祖馳使報劉勔急開大小桁撥淮中船舫悉渡北岓休範乘肩輿率衆至壘南上遣寧朔將軍黄回馬軍主周盤龍將步騎出壘對陣休範分兵攻壘東短兵接戰自巳至午衆皆失色太祖曰賊雖多而亂尋破也楊運長領三齊射手七百人引强命中故賊不得逼城未時張敬兒斬休範首太祖遣隊主陳靈寶送首還

臺靈寳路中遇賊軍埋首道側臺軍不見休範首愈疑懼賊衆亦不知休範已死別率杜黒蠡急攻壘東司空主簿蕭惠朗領數百人突入東門叫譟至堂下城上守門兵披退太祖挺身上馬率數百人出戰賊皆推楯而前相去數丈分兵横射太祖引滿將猍左右將戴仲緒舉楯扞之箭應手飲羽傷百餘人賊死戰不能當乃却衆軍復得保城與黒蠡拒戰自晡達明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馬夜驚

城内亂走太祖秉燭正坐厲聲呵止之如此者數四賊帥丁文豪設伏破臺軍於阜莢橋直至朱雀桁劉勔欲開桁王道隆不從勔及道隆竝戰没初勔高尚其意託造園宅名為東山頗忽世務太祖謂之曰將軍以顧命之重任兼内外主上春秋未幾諸王竝幼沖上流聲議遐邇所聞此是將軍艱難之日而將軍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雖悔何追勔竟不納賊進至杜姥宅車騎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冠軍將軍沈懷明於石頭奔

散張永潰於白下宫内傳新亭亦陷太后執蒼梧王手泣曰天下敗矣太祖遣軍主陳顯達任農夫張敬兒周盤龍等從石頭濟淮間道從承明門入衛宫闕休範既死典籤許公與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投名者千數太祖隨得輒燒之乃列兵登城北謂曰劉休範父子先昨皆已即戮屍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君善見觀君等名皆已焚除勿有懼也臺分遣衆軍擊杜姥宅宣陽門諸賊皆破平之太祖振旅凱入百姓緣道聚

覲曰全國家者此公也太祖與袁粲褚淵劉秉引咎解職不許遷散騎常侍中領軍都督南兖徐兖青兾五州軍事鎮軍將軍南兖州刺史持節如故進爵為公增邑二千戶太祖欲分其功請益粲等戶更日入直決事號為四貴秦時有太后穰侯涇陽高陵君稱為四貴至是乃復有焉四年加太祖尚書左僕射本官如故休範平後蒼梧王漸行凶暴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少有令譽朝野歸心景素亦潛為自全之計布欵誠於太祖太

祖拒而不納七月羽林監袁祗奔景素便舉兵太祖出
屯玄武湖遣衆軍北討事平乃還太祖威名既重蒼梧
王深相猜忌幾加大禍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功於
國今若害之後誰復為汝著力者乃止太祖密謀廢立
五年七月戊子帝微行出北湖常單馬先走羽儀禁衛
隨後追之於堤塘相蹹藉左右張互兒馬墜湖帝怒取
馬置光明亭前自馳騎刺殺之因共屠割與左右作羌
胡伎為樂又於蠻岡賭跳際夕乃還仁壽殿東阿氈屋

中寢語左右楊玉夫伺織女度報我時殺害無常人懷危懼玉夫與其黨陳奉伯等二十五人同謀於氈屋中取千牛刀殺蒼梧王稱敕使廂下奏伎因將首出與王敬則敬則送太祖太祖夜從承明門乘常所騎赤馬入殿內驚怖既知蒼梧王死咸稱萬歲及太祖踐祚號此馬為龍驤將軍世謂為龍驤赤明日太祖戎服出殿庭槐樹下召四貴集議太祖謂劉秉曰丹陽國家重戚今日之事屬有所歸秉讓不當太祖次讓袁粲粲又不受

太祖乃下議備法駕詣東城迎立順帝於是長刀遮粲秉等各失色而去甲午太祖移鎮東府與袁粲褚淵劉秉各甲仗五十人入殿丙申進位侍中司空録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封竟陵郡公邑五千戶給油幢絡車班劒三十人太祖固辭上命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庚戌進督南徐州刺史封楊玉夫等二十五人爵邑各有差十月戊辰又進督豫司二州初荊州刺史沈攸之與太祖於景和世同直殿省申以

歡好以長女義興公主妻攸之第三子元和攸之為郢州值明帝晚運隂有異圖自郢州遷為荆州聚斂兵力將吏逃亡輒討質隣伍養馬至二千餘匹皆分賦戍邏將士使耕田而食廩財恣充倉儲荆州作部歲送數千人仗攸之割留簿上供討四山蠻裝治戰艦數百千艘沈之靈溪裏錢帛器械巨積朝廷畏之高道慶家在華容假還過江陵道慶素便馬攸之與宴飲於聽事前合馬槊道慶槊中破攸之馬鞍攸之怒索刃槊道慶馳馬

而出還都説攸之反狀請三千人襲之朝議慮其事難濟太祖又保持不許太祖既廢立遣攸之子司徒左長史元琰賫蒼梧王諸虐害𨶳物示之攸之未得即起兵乃上表稱慶并與太祖書推功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裲襠角云是明帝與己約誓十二月遂舉兵其妾崔氏許氏諫攸之曰官年已老那不為百口計攸之指裲襠角示之稱太后令召己下都京師恐懼乙卯太祖入居朝堂命諸將西討平西將軍黄回為都督前驅前

湘州刺史王藴太后兄子少有膽力以父指名官不達欲以將途自奮每撫刀曰龍淵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誡之曰阿答汝滅我門戸藴曰答與童烏貴賤覺異童烏景文子絢小字答藴小字也藴遭母喪罷任還至巴陵停舟一月日與攸之密相交構時攸之未便舉兵藴乃下達郢州世祖為郢州長史藴期世祖出弔因作亂據郢城世祖知之不出藴還至東府前又期太祖出太祖又不出弔再計不行外謀愈固司徒袁粲尚書令

劉秉見太祖威權稍盛慮不自安與緼及黄回等相結舉事殿内宿衛主帥無不協同攸之反問初至太祖往石頭與粲謀議粲稱疾不相見剋壬申夜起兵據石頭劉秉恇怯晡時從丹陽郡載婦女入石頭朝廷不知也其夜丹陽丞王遜告變秉從弟領軍韞及直閤將軍卜伯興等嚴兵為内應太祖命王敬則於宫内誅之遣諸將攻石頭王緼將數百精手帶甲赴粲城門已閉官軍又至乃散衆軍攻石頭斬粲劉秉走雒檐湖緼逃鬬場

竝擒斬之粲位任雖重無經世之略疎放好酒步屧白揚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通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云訪跡雖中宇循寄乃滄州蓋其志也劉秉少以宗室清謹見知孝武世秉弟遐坐通嫡母殷氏養女殷舌中血出衆疑行毒害孝武使秉從弟祗諷秉啓證其事秉曰行路之人尚不應爾今日迺可一門同盡無容奉敕衆以此稱之故為明帝所任蒼梧廢秉

出集議於路逢弟韞韞開車迎問秉曰今日之事固當歸兄邪秉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搥胸曰君肉中詎有血粲典籤莫嗣祖知粲謀太祖召問嗣祖袁謀反何不啓聞嗣祖曰事主義無二心雖死不敢泄也韞嬖人張承伯藏匿韞太祖竝赦而用之黄回頓新亭聞石頭鼓噪率兵來赴之朱雀桁有戍軍受節度不聽夜過會石頭已平因稱救援太祖知而不言撫之愈厚遣回西上流涕告别太祖屯閲武堂馳結軍旅閏月辛丑詔假黄

錢率大衆出屯新亭中興堂治嚴築壘教曰河南稱慈
諒由掩胔廣漢流仁實存殯朽近袁製兹營崇溝浚塹
古墟曩隧時有湮移深松茂草或致刋薙憑軒動懷巡
隍增愴宜並爲收改葬幷設薄祀
二年正月沈攸之攻郢城不剋衆潰自經死傳首京邑
丙子太祖旋鎮東府二月癸未進太祖太尉增封三千
戸都督南徐南兖徐兖青兾司豫荆雍湘郢梁益廣越
十六州諸軍事太祖解驃騎辭都督不許乃表送黄鉞

三月己酉增班劍為四十人甲仗百人入殿丙子加羽葆鼓吹餘竝如故辛夘太祖誅鎮北將軍黄回大明泰始以来相承奢侈百姓成俗太祖輔政罷御府省二尚方諸飾玩至是又上表禁民間華偽雜物不得以金銀為箔馬乘具不得金銀度不得織成繡裙道路不得著錦履不得用紅色為幡蓋衣服不得剪綵帛為雜花不得以綾作雜服飾不得作鹿行錦及局脚檉柏床牙箱籠雜物綵帛作屛鄣錦緣薦席不得私作罷仗不得以

七寶飾樂器又諸雜漆物不得以金銀為花獸不得輒鑄金銅為像皆須墨敕凡十七條其中宮及諸王服用雖依舊例亦請詳衷九月丙午進位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使持節太尉驃騎大將軍録尚書南徐州刺史如故固辭詔遣敦勸乃受黃鉞辭殊禮甲寅給三望車

三年正月乙巳太祖表蠲百姓逋負丙辰加前部羽葆

鼓吹丁巳命太傅府依舊辟召丁卯給太祖甲仗五百人出入殿省甲午重申前命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三月甲辰詔進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齊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位在諸侯王上加相國綠綟綬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太祖三讓公卿敦勸固請乃受甲寅策相國齊公曰天地變通莫大乎炎凉懸象著明莫崇乎日月嚴冬播氣貞松之捺自高光景時昏若華之暎彌顯是故英睿當亂而不移

忠賢臨危而盡節自景和昏虐王綱弛紊太宗受命紹開中興運屬屯難四郊多壘蕭將軍震威華戎貫義烈康國濟民於是乎在朕以不造夙罹閔凶嗣君失德書契未紀威侮五行虔劉九縣神嚴靈繹海水羣飛彞罷已墜宗禋誰主綴旒之殆未足爲譬豈直小宛興刺黍離作歌而已哉天賛皇宋實啓明宰爰登寡昧纂承大業鴻緒再維閎基重造高勲至德振古絶倫昔保衡翼殷博陸匡漢方斯蔑如也今將授公典禮其敬聽朕

命乃者袁劉構禍實繁有徒子房不臣稱兵協亂跨蹈
五湖憑陵吳越浮祲虧辰沈氛晦景桴鼓振於王畿鋒
鏑交乎天邑顧瞻宫掖將成茂草言念邦國翦為仇讎
當此之時人無固志公投袂殉難超然奮發執金板而
先馳登寅車而戒路軍政端嚴卒乘輯睦麾鉞一臨凶
黨氷泮此則霸業之基勤王之始也安都背叛竊據徐
方敢率犬羊陵虐淮濟索兒愚悖同惡相濟天祚無象
背順歸逆北鄙黔黎奄隊塗炭均人廢職邉師告警公

受命宗祊精貫朝日擁節和門氣踰霄漢破釜之捷斬馘蔽野石梁之戰禽其渠帥保境全民江陽即序此又公之功也張淹迷昧弗顧本朝爰自南區志圖東夏潛軍間入窺覦不虞於時江服未夷皇途薦阻公忠誠慷慨在險彌亮深識九變妙察五色以寡制衆所向風偃朝廷無東顧之憂閩越有来蘇之慶此又公之功也匈奴野心侵掠疆埸前師失律王旅崩撓濺血成川伏尸千里醜羯偁張勢振彭泗乘勝長驅窺覦京甸冠帶之

軌將湮被髮之容行及公奉辭伐罪戒旦晨征兵車始交氛祲時蕩弔死撫傷弘宣皇澤俾我淮肥復沾盛化此又公之功也自茲厥後獫狁孔熾封豕長蛇重窺上國而世故相仍師出日老戰士無臨陣之心戎卒有懷歸之思是以下邳精甲望風振恐角城高壘指日淪陷公眷言王事蔑憤忘食躬擐甲冑視險若夷短兵纔接巨猾鳥散分疆畫界開創青兖此又公之功也泰始之末入參禁旅任兼軍國事同顧命桂陽負衆輕問九鼎

裂冠毁冕拔本塞源入兵萬乘之國頓戟象魏之下烈火焚於王城飛矢集乎君屋機變倏忽終古莫二羣后憂惶元戎無主公按劒凝神則奇謀貫世秉旄指麾則懦夫成勇曽不崇朝新亭獻捷信宿之間宣陽底定雲霧廓清區宇康乂此又公之功也皇室多難釁起戚藩邘晉應韓翻為讐敵建平失圖興兵内侮公又指授六師義形乎色役未踰旬朱方寧晏此又公之功也蒼梧肆虐諸夏糜沸滛刑以逞誰則無罪火炎崐岡玉石俱

焚黔首相悲朝不謀夕高祖之業已淪大明之軌誰嗣公遠稽殷漢之義近遵魏晉之典猥以眇身入奉宗祏七廟清謐九區反政此又公之功也袁粲無質劉秉攜貳韜述相扇成此亂階醜圖潛構危機竊發據有石頭志犯應路公神謀內運霜鋒外舉妖沴載澄國塗悅穆此又公之功也沈攸之苞禍歲月滋彰蜂目豺聲阻兵安忍哀彼荊漢獨為匪民乃眷西顧緬同異域而經綸維始九伐未申長惡不悛遂逞凶逆驅合姦回勢過虓

虎朝野憂疑三軍沮氣公秉鉞出關凝威江甸正情與
曒日同亮明略與秋雲競爽至義所感人百其心鼖鼓
一麾夏首寧謐雲梯未舉魯山剋定積年逋誅一朝顯
戮沮浦安流章臺順軌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濟天下之
勲重之以明哲道庇生民志匡宇宙戮力肆心劬勞王
室自東徂西靡有寧晏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若乃締構
宗稷之勤造物資始之澤雲布霧散光被六幽弼予一
人永清四海是以秬草騰芳於郊園景星垂暉於清漢

遐方款關而慕義荒服重譯而來庭徃哉邈乎無得而名焉朕聞疇庸表德前王盛典崇樹侯伯有國攸同所以文命成功玄珪顯錫姬旦秉哲曲阜啓蕃或改玉以弘風或胙土以宣化禮絶常班寵冠羣辟爰逮桓文車服異數惟公勲業超於先烈而褒賞闕於舊章古今之道何其爽歟靜言欽歎良有缺然今進授相國以青州之齊郡徐州之梁郡南徐州之蘭陵魯郡琅邪東海晉陵義興揚州之吳郡會稽凡十郡封公為齊公錫玆玄

土苴以白茅定爾邦家用建冢社斯實尚父故藩世作
盟主紀綱侯甸率由舊則往者周名建國師保兼任毛
畢執珪入作卿士内外之寵同規在昔今命使持節兼
太尉侍中中書監司空衛將軍雩都縣開國侯淵授公
相國印綬齊公璽紱持節兼司空守尚書令僧虔授齊
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
相國位總百辟秩踰三事職以禮移號隨事革其以相
國總百揆去録尚書之稱送所假節侍中貂蟬中外都

督太傅太尉印綬竟陵公印策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執禮弘律儀刑區宇遐邇一體人無異業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崇修南畝所寶惟穀王府充實百姓繁衍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居身以謙導物以義鎔鈞庶品罔不和悅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儛公翼贊王猷聲教遠洽蠻夷竭欵回首內附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明鑒人倫澄辨涇渭官方與能英乂

克舉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保佑皇朝厲身化下杜漸防萌含生賓式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禦宄以刑禦姦以德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鳳舉四維龍騫八表威靈所振異域同文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公明禋載懐肅恭禋祀孝敬之重義感靈祇是用錫公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齊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祗服朕命經緯乾坤宏亮洪業茂昭爾大德闡揚我高祖之休命太祖三

讓公卿敦勸固請乃受之丁巳下令赦國內殊死以下今月十五日昧爽以前一皆原赦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五斛府州所領亦同蕩然宋帝詔齊公十郡之外隨宜除用以齊國初建給錢五百萬布五千匹絹五千匹四月癸酉詔進齊公爵為王以豫州之南梁陳郡潁川陳留南兗州之盱眙山陽秦郡廣陵海陵南沛十郡增封使持節司空衛將軍褚淵奉策綬璽紱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錫茲玄土苴白

茅改立王社相國揚州牧驃騎大將軍南徐州刺史如故丙戌命齊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儛八佾設鍾虡宮縣王世子為太子王女王孫爵命一如舊儀辛卯宋帝禪位下詔曰惟德動天玉衡所以載序窮神知化億兆所以歸心用能經緯乾坤彌綸宇宙闡揚鴻烈大庇生民晦往明來積代同軌前王踵武世必由之宋德湮微昏毀相襲景和騁悖於前元徽肆虐於後三光

再霾七廟將墜璇極委馭含識知泯我文武之祚眇焉如綴靜惟此紊夕惕疚心相國齊王天誕叡聖河嶽炳靈拯傾提危澄氛靜亂匡濟艱難功均造物宏謨霜照祕算雲回旌旆所臨一麾必捷英風所拂無思不偃表裏清夷遐邇寧謐既而光啓憲章弘宣禮教姦宄之類覩隆威而隔情慕善之儔仰徽猷而增厲道邁於重華勲超乎文命蕩蕩乎無得而稱焉是以辮髮左衽之酋款關請吏木衣卉服之長航海來庭豈惟肅慎獻楛越

裳薦輦而已哉故四輿載宅六府克和川陸効珍禎祥鱗集卿煙玉露旦夕揚蕤嘉穟芝英晷刻呈茂草運斯炳代終彌亮負扆握樞允歸明哲固以獄訟去宋謳歌適齊昔金政既淪水德締構天之歷數皎焉攸徵朕雖寡昧闇於大道稽覽隆替為日已久敢忘列代遺則人神至願乎便遜位別宮敬禪於齊一依唐虞魏晉故事是日宋帝遜於東邸備羽儀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答者壬辰策命齊王曰伊太

古初陳萬物紛綸開耀靈以鑑品物立元后以馭烝人若夫容成大庭之世宓羲五龍之辰靡得而詳焉自軒黄以降墳索所紀略可言者莫崇乎堯舜披金繩而握天鏡開玉匣而總地維德之休明宸居靈極期運有終歸禪與能所以大唐遜位謳然興歌有虞揖讓卿雲發采亮符命之攸臻坦至公以成務懷生載懌靈祇効祉遺風餘烈光被無垠漢魏因循弗敢失墜爰逮晉氏亦遵前儀惟我祖宗英叡勳格幽顯從天人而齊七政凝

至德而撫四維末葉不造仍世多故日蝕星隕山淪川竭惟王聖哲淵明榮鏡寓宙體望日之咸資就雲之澤臨下以簡御衆以寬仁育羣生義征不譓國塗荐阻弘五慮而乂寧皇緒将湮秉六術以迮濟及至權臣内侮蕃屏陵上兵草雲翔萬邦震駭裁之以武風綏之以文化遐邇清夷表裏肅穆戢琱戈而事黼黻委旌門而恭儒館聲化遠洎荒服無塵殊類同規華戎一揆是以五光来儀於軒庭九穗含芳於郊牧象緯昭澈布新之符

已顯圖讖彪炳受終之義既彰靈祇乃眷兆民引領朕
聞至道深微惟人是弘天命無常惟德是與所以仰鑒
玄情俯察羣望敬禪神器授帝位於爾躬四海困窮天
禄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中儀刑前式以副率土之欣
望命司衮而謁蒼昊奏雲門而升圜丘時膺大禮永保
洪業豈不盛歟再命璽書曰皇帝敬問相國齊王大道
之行與三代之英朕雖闇昧而有志焉夫昏明相襲晷
景之恒度春秋遞運時歲之常序求諸天數猶且隆替

剏伊在人能無終謝是故勛華弘風於上葉漢魏垂式
於後昆昔我高祖欽明文思振民育德皇靈眷命奄有
四海晚世多難姦宄實繁蠹鼓宵聞元戎旦警億兆夷
人啓處靡厝加以嗣君荒怠敷虐萬方神鼎將遷寶䇿
無主實頼英聖匡濟艱危惟王體天則地含弘光大明
竝日月惠均雲雨國步斯梗則稜威外發王猷不造則
淵謨內昭重構閩吳再寧淮濟靜九江之洪波卷海沂
之氛沴放斥凶昧存我宗祀舊物惟新三光改照逮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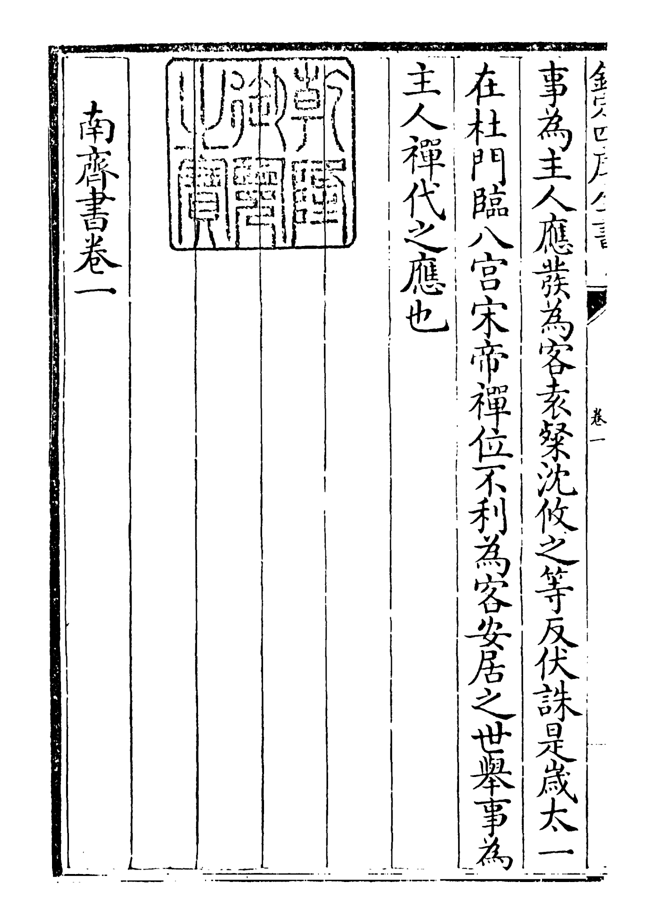
寵臣裂冠則裁以廟略荆漢反噬則震以雷霆麾旆所臨風行草靡神算所指龍舉雲屬諸夏廓清戎翟思韙興文偃武闡揚洪烈明保沖眛翺翔禮樂之塲撫柔黔首咸躋仁壽之域自霜露所墜星辰所經正朔不通人跡罕至者莫不逾山越海北面稱蕃款關重譯修其職貢是以禎祥𦳢采左史載其竒玄象垂文保章審其度鳳書表肆類之運龍圖顯班瑞之期重以珠衡日角神姿特挺君人之義在事必彰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

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神祇之眷如彼蒼生之顒如此笙管變聲鍾石改調朕所以擁璇持衡傾佇明哲昔金德既淪而傳祚於我有宋歷數告終實在茲日亦以水德而傳於齊式遵前典廣詢羣議王公卿士咸曰惟宜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中書監司空衛將軍雩都縣侯淵兼太尉守尚書令僧虔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王其允副幽明時登元后寵綏八表以酬昊天之休命太祖三辭宋帝王公以下固請兼太史

令將作匠陳文建奏符命曰六九位也後漢自建武至建安二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黃初至咸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太始至元熙二年一百五十六年而禪宋宋自永初元年至昇明三年凡六十年咸以六終六受六九位也驗往揆今若斯昭著敢以職任備陳管穴伏願順天時應符瑞二朝百辟又固請尚書右僕射王儉奏被宋詔遜位臣等參議宜剋日輿駕受禪撰立儀注太祖乃許焉

史臣曰案太乙九宫占推漢高五年太乙在四宫主人與客俱得吉計先舉事者勝是歲高祖破楚晉元興二年太乙在七宫太一為帝天目為輔佐迫脅太一是年安帝為桓玄所逼出宫大將在一宫參相在三宫格太一經言格者已立政事上下格之不利有為安居之世不利舉動元興三年太乙在七宫宋武破桓玄元嘉元年太乙在六宫不利有為徐傅廢營陽王七年太一在八宫關囚惡歲大小將皆不得立其年到彦之北伐初

勝後敗客主俱不利十八年太乙在二宮客主俱不利是歲氐楊難當寇梁益來年仇池破十九年大小將皆見關不立凶其年裴方明伐仇池剋百頃明年失之泰始元年太一在二宮為大小將奄擊之其年景和廢二年太一在三宮不利先起主人勝其年晉安王子勛反元徽二年太一在六宮先起敗是歲桂陽王休範反茲伏誅四年太一在七宮先起者客西北走其年建平王景素敗昇明元年太一在七宮不利為客安居之世舉



事為主人應蕣為客袁粲沈攸之等反伏誅是歲太一在杜門臨八宮宋帝禪位不利為客安居之世舉事為主人禪代之應也

南齊書卷一

南齊書卷一考證

高帝本紀上漢相國蕭何二十四世孫也○臣宗萬按通鑑考異曰自相國何至皇考一十餘世皆有名及官位蓋史官附會又按漢蕭望之傳不叙世譜此以為何後恐未確當然傳云望之東海蘭陵人即此可知帝之苗裔亦未必皆妄矣

闡生吳郡太守永○臣承萏按齊梁同祖梁本紀作吳郡太守氷未知孰是

令喜留軍破釜自持銀壺酒封賜太祖太祖戎衣出門迎即酌飲之喜還帝意乃悦○臣祖庚按宋略云道成懼弗肯飲喜語以情先為之酌於是喜得罪而道成被徵通鑑從之考異曰南齊書欲成太祖之美故云爾斯言信然

靈寶路中遇賊軍埋首道側○臣祖庚按宋略云棄諸溝中宋書云棄首於水三書互異通鑑從宋書

丁文豪設伏破臺軍於皂莢橋直至朱雀桁○臣祖庚

按通鑑注云皁莢橋當在新亭之北朱雀桁即大航也以其在朱雀門外故名又云跨秦淮南北岸以渡行人大路所由也桁與航同

車騎典籤○臣祖庚按南史故事府州縣内論事皆籤前直叙所論之事後云謹籤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籤故府州置典籤以領之本五品吏宋初改為士職宋末多以幼少皇子為藩鎮以左右親近領典籤權任遂重

又於臺岡賭跳○臣祖庚按臺岡南史同宋書作臺岡通鑑注云臺岡意即臺城之東岡賭跳者賭跳躑以高為勝也

十二月遂舉兵乙卯太祖入居朝堂○臣宗萬按宋順帝紀十二月攸之反丁卯齊王入守朝堂閏月癸巳攸之圍郢城宋略十二月沈攸之作亂丁卯蕭道成入屯朝堂閏月癸巳攸之師及郢州據此攸之舉兵在十二月是矣而太祖居朝堂則在丁卯與此互異

至攻郢在閏月癸巳按宋歴閏十二月庚辰朔則癸

巳乃閏月十四日也紀在二年正月誤矣

秉從弟領軍韞○韞諸本皆作韜但秉弟無名韜為領

軍者今從宋書南史改韞

往哉邈乎無得而名焉○往南史作汪

南齊書卷一考證